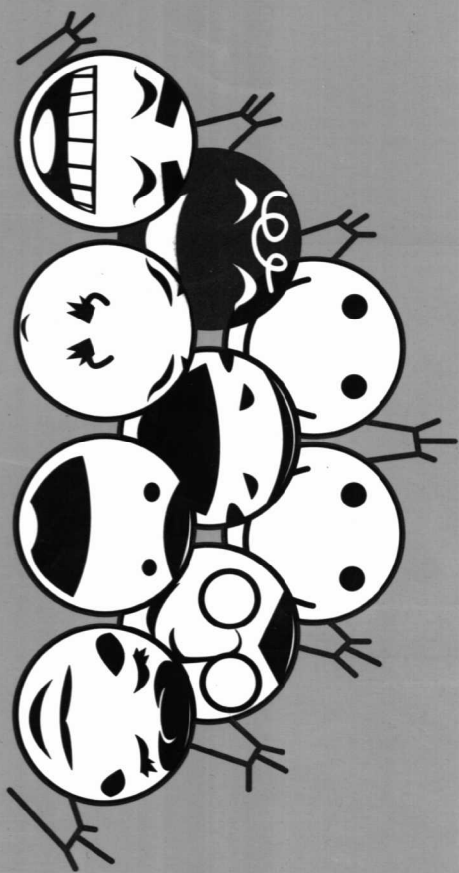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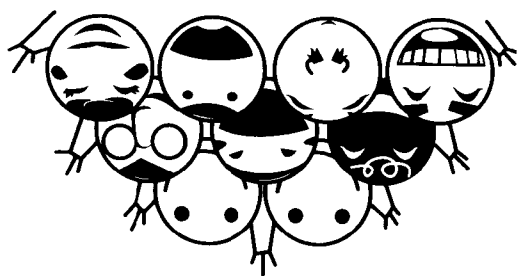
姜昆+半农二著



文休美竹出版社
Cultural and Leisure Publishing Press



姜昆 + 半农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就图一乐儿/姜昆, 半农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1

ISBN 7-5039-2667-8

I. 就… II. ①姜… ②半… III. 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5906 号

就图一乐儿

著 者 姜 昆 半 农

责任编辑 李恩祥

责任校对 方玉菊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封面设计 李 猛

封面插图 马仕睿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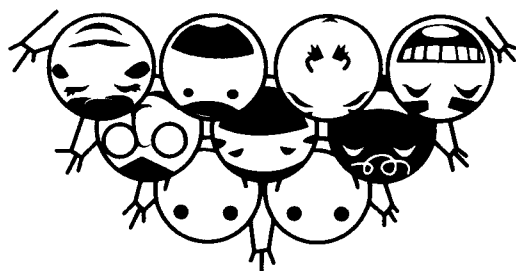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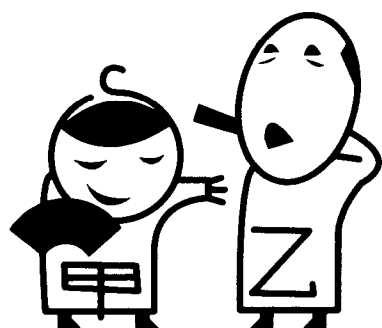
字 数 340 千字

印 数 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667-8/I·1226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学汽车制造专业的谢半坡一九八八年毕业时没能分配到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却在十六年后创办了中国第一相声制造厂。并堂而皇之、小张旗鼓地称之为“一相”。

相声也能“制造”？这在常人看来十分搞笑又好玩儿的一件事，但在非“常人”半坡眼里一点也不可乐，甚至回过头来看看这几个月走的路，还是心有余悸。因为从开始动相声的心思，到向相声“下手”，再到“购买生产相声的流水线”，直至生产出半成品，已经过去多半年时间了，他还没见着市场……节目投放电视……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在“一相”，半坡是常务副厂长，抓业务；他的搭档柳成荫是厂长兼总经理，抓市场。

此时此刻，一个初秋的下午，抓业务的半坡就在北方师范大学的校园里等抓市场的柳成荫，等他一起到师大礼堂观摩一场演出。这场演出有一个相声节目，半坡是想看看这个节目的表演者水平如何，专业一点说，看看把他们放在“一相”的“生产线”上够不够材料……能做齿轮还是螺丝。

趁半坡等柳成荫这工夫，咱们介绍一下“一相”的历史。

提起半坡这个“一相”的由来，得用评书演员的话概括：小孩没



就

图

一

乐

儿

娘，说起来话长。

老谢家祖祖辈辈都是土里刨食的农民，就是拿高倍显微镜从旁支末脉上捋，也找不出一个在江湖上打把势卖艺的基因。等到了半坡这儿，不知道哪个基因发生了突变，居然“艺术”起来了。

像名人写传记一样，这事儿得向前追溯，一竿子支到半坡的童年。

约莫三十年前吧，半坡在老家门口那棵大槐树下一倚，每天的必修课就是背名人名言。对了，那个时候他心灵很幼小，还不知道“名人名言”这词儿，叫最高指示，反正老师让背他们就得背，说这是毛主席说的。那个时候他就知道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很多，多的像那天上的星星数不清，打开课本第一页就是，报纸右上角也有，黑框框着。人小脑子好使，多长的东西也能背下来。背是背下来了，但有很多搞不懂啥意思，譬如“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不明白他也不敢问老师，因为他是“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好学生，那个时候就语文和数学两门课，一考试他就得双百，好学生连毛主席的话都弄不明白，丢人搭配现眼。他就回家问他爹，他爹是个大老粗，也不知道。但他爹有个特点，不知道他能给你蒙，连蒙带猜就理解个八九不离十。

他爹说，这说的是路线的重要性，路线就是大水缸，你想想水缸有多沉啊，你举举它试试，不中吧，举不起来没关系，可你得弄明白，举起这个大缸，要眼珠子瞪得溜圆才中。他爹还解释说“目”就是“眼”，“目张”就是“瞪眼”，你瞧见你双目失明的六爷了吧，双目失明就是俩眼珠子都瞎了，眼珠子瞎了对路线问题把握就不准，这很危险哦，说了归齐，毛主席他老人家这话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像瞎子一样走路。半坡还是没弄明白，毛主席那么大的官儿怎么会知道他六爷是个瞎子。他娘就说别听你爹胡咧咧，“胡咧咧”在他们的家乡话里是“瞎说”的意思，有点像北京话的“瞎掰”。他就喜欢他爹这种胡咧咧，日久天长他也学会了这种胡咧咧，当然后来他知道了这学名应



就

图

一

乐

儿

该叫幽默，幽默能使很严肃的事说得很轻松。

过了两年，他家里买了戏匣子，当听完了《如此照相》、《帽子工厂》、《舞台风雷》后，他才明白还有比他爹更能胡咧咧的，从此他就喜欢上了这种叫相声的东西。

喜欢归喜欢，农村孩子可不像城里孩子，有少年宫可去。对半坡而言，他的惟一理想就是非农业，非农业的惟一途径就是考大学。

半坡大学考的是西安一所部属院校，学的是汽车制造，在专业选择上，也不像城里的孩子，有什么志向就报什么专业。为了能达到非农业的理想，他把填报志愿降到了最低点。尽管之前他非常喜欢文科，但老师说文科大学太少，你学习这么好应该学理科，学会数理化，走遍全天下，将来说不定能当个科学家。老师是过来人，能高瞻远瞩，那阵子听毛主席的话不说了，改说听老师的话了。高考那年，为了让自己尽早跳出农门，他们都拣冷门儿报，半坡报考了冷门地方冷门专业，他当然知道北京、上海好，但太“热”，估计西安“冷”，至于为什么学汽车制造他也说不准，就知道小时候村里来个拖拉机，村里的孩子都追着看，上高中了才偶尔见个“电驴子”，离有汽车的年代还远着呢，谁学这个啊，一定是冷门。可到了上专业课以后才明白，他不是学这个的料儿，上课听不懂，什么几缸几冲程，一听就蒙，一蒙就走神儿，一走神儿考试就不及格。

他走神儿不是惦记着给哪个女孩写情书递纸条儿，他在这方面发育得迟，冀南山里长大的孩子，阳光水分都不充足，属于晚熟品种，等他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了，班里仅有的八名女生都让发育早的男生收割走了，一个存货都没给他留。

他管走神儿叫构思，构思好了就写，写小小说、写杂文，他觉得好杂文就跟相声一样，读起来可乐、过瘾，写了就往校报上投，那上面有一版文学副刊，叫“尖尖角”，来自“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句古诗，专门登载师生们的文学作品，他投也不敢写自

2



就

图

一

乐

儿

己的名字。对了，得交代一下，半坡原来的名字叫谢红卫，一听就知道是“文革”的产物。取个笔名吧，作家都有笔名，恰好他们班刚从半坡文化遗址参观回来，就叫半坡吧。后来半坡这个名字经常在校报上出现，他的杂文长期占据着“五味子”栏目。

四年下来，谢红卫出名了，半坡也出名了，谢红卫的出名是因为不及格门数太多，除了补考及格的之外，还有六门课不及格，辅导员说他填补了这所有着五十年历史的高校的一项空白；半坡的出名当然是因为他的杂文，他的杂文很另类，风趣幽默，里面有时还夹杂着对话，他说那是跟相声里学的。校方自然知道谢红卫和半坡是同一个人，对他还算宽大，给了他两个选择，一是只发毕业证，没有学士学位证；二是留校一年，都补考及格了再毕业。半坡当然明白没有学位对他意味着什么，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二”，而且因祸得福，第二年毕业直接分配进了首都北京，以至于后来和医学院毕业的刘静结婚后总是说：“别以为只有你们学医的上五年大学，学汽车照样也能念五年。”

爱相声、写杂文，到了这个时候，半坡的艺术基因实际上还没有突变。

就拿爱相声来说，这年头虽说人们的业余爱好五花八门，相声走进了低迷的小胡同，但爱相声的还是大有人在。“半坡爱相声”，这话听起来与“张三爱相声”一样没什么值得大奇小怪的，奇就奇在半坡爱的不光是听相声，还爱上了写相声。一般来讲，相声爱好分爱好听、爱好说、爱好写三种，爱好听的很多，爱好说的很少，爱好写的人少之又少，半坡就是这少之又少的人之一。如果你还不认为这有什么可称“大奇”的话，那就说他的“小怪”。怪就怪在他写相声想写成专业，而且还是在一个和相声不沾边的工厂。

半坡所在的燕京汽车制造厂是个大企业，学汽车制造专业的半坡在这样一个企业也算学有所用，他是八十年代后期的毕业生，那时候“燕汽”缺技术人员，好好干的话，往低处说，到现在半坡也是学术带



就

图

一

乐

儿

头人了。

然而，那个时候相声还大行其道，半坡对相声着了迷。分到“燕汽”的半坡业务上总被列入传帮带行列里，某一天他发现他们厂居然有文工团，而且还有说相声的演员，年纪稍大一点的叫孟庆民，逗眼的，又是这个团的团长，捧哏的叫阮航。半坡没事就往他们那儿跑，缠着孟庆民说，我给你们写相声吧，孟庆民说你行吗，半坡说我试试吧。结果写出来，孟庆民一看，构思还不错，就是带有杂文性质，就说我给你改改吧，改完了在全厂国庆晚会上说一说，效果很好，孟庆民也挺义气，说干脆你调文工团来算了，我们这儿正缺一个搞创作的。

这儿得插一句，半坡写相声的目的是不是惦记着自己有朝一日也上台说相声成为明星呢？不是，半坡压根儿就没有往这上想。一则半坡这人天生语言表达能力差，差到日常生活中说话有时总说半句，而且是后半句。打个比方，有一天刘静跟他争论，现在说相声的人太少了，说相声的演员扳着脚趾头数都数得过来，半坡接过话茬儿：蜈蚣的脚趾头。

也许您会说，这不正是相声演员所具备的基本功吗？别着急，以上只是“一则”，二则呢，是他的口音问题。半坡是侉子，生在冀南，学在陕西，工作在北京，在北京多年也没学会普通话。他把自己归到“除了嘴皮子哪儿哪儿都利索”的那一类里，自然就不能说相声。刘静还给他候补了“一则”：见了生人说话，除了头发和牙不红哪儿都红。

工作调动这么大的事，半坡居然瞒着刘静。在厂文工团上了一年班的半坡，在一次吃晚饭时才把情况“通报”给在北方师范大学附属医院当医生的爱人刘静。文静贤淑的刘静结婚以来第一次对半坡发了火，她发火不是因为半坡去那个爱惹绯闻的单位，而是觉得写相声实在不应该成为一个人的职业，说相声还没门，靠写相声在一个单位混，早晚会把饭碗混丢了，理由嘛，“你见过全国有几个靠



就

图

一

乐

儿

写相声吃饭的人?!”

半坡是有备而来，通报嘛，得有文稿，这是半坡的绝招儿。他知道以他的语言实力是说不过北京人刘静的，就把要说的写到纸上。一俟刘静讲完，作为“正方”的半坡开念，从夫妻关系讲到相声振兴，从相声创作讲到国民经济发展，可临了，“反方”刘静撂下一个字：“贫！”

半坡争说：“当初咱俩谈恋爱你看上的就是我的幽默感。”

刘静反驳：“幽默感和贫气是两回事。”

半坡说：“我看是一回事，结婚以前叫幽默感，结婚以后叫贫气。”

就这样，刘静的第一次发火被半坡的“贫气”转移得不了了之。

等第二个回合，刘静心平气和地再劝半坡回车间干自己本专业时，半坡却带来了好消息：他写的相声段子被孟庆民、阮航在全国本系统职工调演中合说获奖，孟庆民顺势推荐半坡当了文工团的副团长，给孟庆民当副手。

副团长，副科级待遇，干好几年技术也升不了这么快。这下行了，副团半坡跟刘静讲话都不用提前写好了再说了，在脑子里酝酿一下，手一背就可以抵挡一阵。他对刘静说，你我两家向上推三代都没有一个做官的，到了我这里祖坟上冒青烟，时来运转，副团长虽说是副科级，但展望未来，将来做个省长也不是没有可能。

看刘静对他不屑，继续旁征博引：“里根就是演电影的，美国普通话也说不利索，不也当总统了吗？”

刘静有一答无一答的反驳出现了纰漏：“别忘了，人家是搞电影的，你是搞相声的。”

半坡说：“人家美国搞电影牛，咱中国搞电影的没戏，要提拔干部就得提拔咱搞国粹这一行的人。”

刘静：“国粹是啥？”

半坡：“相声！”

两个回合下来，副团完胜普通医生。



风光了好几年，一直没搞自己本专业的半坡心里一点也不遗憾，他是个乐天派，无论是大学期间写杂文还是工作以后写相声都是他喜欢干的事，干了自己喜欢干的事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没搞汽车制造属于“拨乱反正”。这有点辜负高中老师对他的厚望，写相声成不了科学家，写杂文也成不了大家，不对，鲁迅写杂文就出了名，但半坡成不了鲁迅：“因为我没留胡子。”

找不着理由他就找乐儿，这就是半坡。

然而又过了几年，工厂缩编，文工团解散，孟庆民、阮航二人去了工会，半坡的去向成了老大难，回原车间吧，本来业务上就二五眼，都十几年没摸专业了，定岗定编的体制自然没人要他；让他下岗吧，一个学汽车制造的本科生多少有些可惜，因为工厂四角旮旯都翻遍了，哪儿哪儿也搁不下一个会写相声的办公桌！而除了写相声写杂文这点特长外，半坡其他的都“特短”。

这下，对从小就立志成为“非农业”的半坡来说，下岗不但是非农业了，也非工业、非商业了，既不懂请客送礼又不善于言语表达的半坡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残酷！

幽默没了用武之地！

饭碗混丢了，眼看半坡就成了第一批吃下岗螃蟹的人，刘静的话不幸言中。

“该！写去呀，不是能写成省长吗，这下好了，省得长了，连脖子都抽抽了！”

半坡蔫了，连后半句话都懒得说了。一天到晚说不了两句话的半坡把自己闷在书房里，除了听相声就是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愣。想象着如果有人介绍他到专业艺术团体从事相声创作就好了，可别说他没有这个门路，就是孟庆民也没有这个本事。刘静看光埋怨他不起作用，就托人给他找事干，但工人家庭出身的她没有多少社会关系。

在走投无路时，她突然想到了陈三星。陈三星是做建材生意的，



就

图

一

乐

儿

在北京铺的摊子很大，有自己的工厂不说，还有一个研究所，公司的宣传册像总结材料，写得一清二楚：跟国内某某著名院校有着多年的合作关系、拥有一支高素质高学历的科研和管理队伍，博士多少硕士多少，科研成果多少项，获专利多少个，得过什么什么奖，有哪些领导视察过公司……可就是有一节，陈三星是半坡的亲妹夫，老家一个村子里的，文化程度不高，虽说发了财，可打骨子里半坡就瞧不上他。

一听说刘静让他到陈三星的公司找事干，半坡自尊心大受挫伤，火冒三丈：“让我去给他打工，除非你先给我毁容，然后再做个假身份证！”

刘静无奈，说：“跟了你，我算倒了八辈子霉了。”

半坡又恢复了“后半句”：“九辈。”说着朝他们儿子谢子玥的方向努努嘴。

天无绝人之路，或者叫吉人自有天助，关键时刻，孟庆民打过来电话，说厂党委宣传部下辖的厂报《燕汽人》文学副刊正在内部竞聘编辑，你不妨回来试一下。

一试，半坡脱颖而出。在看了半坡以前的作品以后，那个也写过杂文的宣传部长兼厂报主编很欣赏半坡的才气，找他谈话时惋惜地说，就是你的副科问题没法解决。半坡颇为大度：“解决碗就行。”

主编没听懂，半坡又加了半句：“吃饭的铁家伙。”

主编这才闹清，“铁饭碗儿”让半坡拆着说了。

三下五除二，一周之内，那个靠同学关系调到市报的前编辑与半坡做了工作交接，临走还踮起脚尖拍了拍比他高半头的半坡说：“以后有用得着的时候，言语一声。”

半坡脸一红，说：“用不着用不着。”

铁饭碗捡了回来，闲来无事，半坡又写起了相声，这回他长了个心眼，写是为了投稿，向公开出版的媒体投，可这年头写小说、写散文、写四不像都能发表，惟独写相声绝少有纸媒体接收，惟一的一家



就
图
一
乐
儿

《曲艺》，也就是半坡自费订了七八年的权威杂志，投过去十次有十次杳无音信。

这才又想起了那个“用不着”的市报编辑，可人家说他负责的版面太小，至多登小幽默之类，登相声那么大块的东西等于登大砖头，砸不着读者就得砸自己脚面。半坡受到了启发，就把自己相声里的“包袱儿”拆成小幽默发表，一篇也能得到三十五十的稿费。

孟庆民看了心疼，在说相声的人眼里，“包袱儿”是无价之宝，相声行里有“宁舍一锭金，不舍一句春”的说法，“春”有一种解释就是“包袱儿”，笑料，相声的魂，现在相声演员拼命把各种小幽默攒成相声，你倒好，反其道而行之。既而给他出主意往全国各文工团说唱组寄，但结果仍如半坡预料的那样，石沉大海。

就是在那个时候，半坡发现了中国相声网。这个网登网友的相声作品，就是没有稿费，没有稿费没关系，架不住网上诱人的“广告条”：一旦有专业演员选中您的作品，即付稿酬五千元！

乖乖，五千块！半坡那会儿的工资还不到一千。



就

图

一

乐

儿

二
二

初秋是北京微微泛起一些凉意，或许是阴天的缘故，几天前还穿短袖衬衣的人们，一夜间换成了长袖和夹克，走走停停的自行车队伍中居然还有人穿上了羽绒服，后面两个穿短裙的女孩对“羽绒服”指指点点，不时发出开心的笑声。反差产生笑料，这在搞相声的人们眼里就是一个很不错的素材。

此时此刻的柳成荫显然也欣赏到了这一幕，看着一辆辆自行车消失在自己的眼前，他多少有点后悔当时没有听半坡的话——留在公司吃午饭然后一起去北方师大。他焦急无奈地望着前面长长的车队，尽管透过车窗看见中间车道的哥们儿已经把车熄火一只脚搭到方向盘上“休息”，他还是一脚踩着离合一脚踩着刹车随时准备着向前移动。他不时瞄一眼车上的电子表，又不经意地看一眼后视镜。车流中开始有人发出京骂，偶尔还夹杂着短促的汽车喇叭声。

“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儿呀，一步一步地往前爬……”自行车队伍中不知道是谁有感而发，对着汽车道即兴唱了这么两句，紧跟着是自行车队伍中一阵哄笑。凡事有利就有弊，堵车这种现象，对于开车的人们来说，堵车就是堵心，但对于卖报纸、方向盘套的小贩们而言这可是天上掉馅儿饼的良机。荡漾在小贩们脸上的笑容与司机们的唉声叹气又构成一种反差。



就

图

一

乐

儿

看来生活中并不缺少素材。

这时，手机响了，半坡打来的。

半坡：“到哪儿了？”

柳成荫：“甬提了，堵蓟门桥了。”

半坡：“估计什么时候到？”

柳成荫：“且呢！”又说：“要不你各自进去看看吧。”

半坡：“别，我一个人算怎么回事，等你啊！”

在柳成荫看来，这都是可来可不来的事，公司到现在没有拿出“产品”来，还有很多重要事要做不说，公司的“生产线”上已经不缺演员这种“大零件”了，华建刚、张涛一对，孟庆民、阮航一对，还富余一个黄子竹。可半坡听他说北方师大今天搞的一台文艺节目中有一段相声时，说什么也不想放过这次观摩的机会，非拉柳成荫来看不可。

“买点‘螺丝’、‘齿轮’什么的先放着，等用的时候不抓瞎。”

尽管柳成荫老大的不情愿，但这几个月来，每逢关键问题还都得依了这个轴人半坡。

现在，柳成荫堵车，半坡等堵车的人。趁这节骨眼，咱们再介绍一下半坡和柳成荫俩人颇有几分传奇色彩的相识过程。

曾几何时，半坡是传统相声的忠实捍卫者，尤其崇拜马三立。马老生前在传统相声《黄鹤楼》、《开粥厂》和新相声《买猴》里成功塑造了一个个“马叫信”、“马善人”、“马大哈”等鲜活的人物形象。但在半坡看来，依马老的表演风格，完全可以组织一批写相声的人为马老量身定做一个系列，只塑造一个人物，把这个人物从生活的各个层面剥开了来演，这就是相声的系列化，这是相声适应电视发展的一个发展趋势。于是，他一口气写了四五十段相声，分《万小能》、《孟果断》两个人物系列，挂到了中国相声网上。

上了网才知道，网上群居着一大批喜爱相声的网虫。

同样是相声爱好者，一个叫柳絮的网友在网上可从不讨论“‘包



就

图

一

乐

儿

‘包袱’应该怎样分类”、“谁应该是谁的代拉弟子”这些看起来十分专业但对相声的发展不起任何实质作用的无聊话题，她在网上的一切言论，凡是用“我”之处，一律用“本姑娘”代之，往往是站得高看得远，从经济学角度加以阐述，高屋建瓴，语出惊人。譬如：相声的市场化浅见；解散国有文艺团体是相声走向市场化的前提；足球走俱乐部制不赚钱，相声能！

半坡和柳絮就是在这个相声论坛里相识的，他们经常在网上发表高论，而且站在相反的立场上，譬如：柳絮上了一个帖子：哭是一种高度。说相声的最高境界不是把人说笑了，而是把人说哭了，把人说笑了很容易，说哭了很难，她还举了例子，分析得头头是道，很多网友对这种新颖的观点进行了呼应。内心里半坡很赞同她的观点，可他不喜欢这种一边倒的局面，那样论坛里不热闹，所以马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哭是一种低度。自相声摆地摊“撂地”那时候起，相声就是逗人乐的玩意儿，把大伙儿都逗乐了人家才会给你往盘子里哗啦哗啦扔银子，你要把周围的人都弄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喽，别说收银子，收拳头还差不多。一句话，相声不相信眼泪，哭是一种低度，顶多11度，笑才是一种高度，有67度，一喝呛嗓子眼儿但还想喝那种。

网络里和现实生活中不同，现实生活里若是两个人老唱对台戏，意见不能统一，最起码说这两个人不能搭班子，否则一个人一派，互相拆台，没法搞好。可网络不一样，观点不同并不代表他们是冤家，更何况这是在相声论坛，帖子不光有内容，重要的还得逗，这儿没人听你说教，没人组织政治学习。

一来二去，半坡和柳絮就成了朋友，半坡知道了柳絮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在赫赫有名的华海集团工作，广告部的总监，属于集团的高层人物；柳絮知道了半坡在“燕汽”的党委宣传部坐班，业余时间也写相声，挂在网上，但无人问津，半坡戏说那是展品，不外卖。半坡知道华海集团是当今房地产行业的龙头老大，老板贺之舟是人大委



就

图

一

乐

儿

员、经常做客央视《经济半小时》的风云人物，但柳絮这个名字他没听说过，听着像琼阿姨笔下的人物，甚至在 Google 上都搜索不到。柳絮说搜索不到不等于我就是假冒伪劣，劳驾你赏光到我的办公室看一下以验明正身。半坡说别验了，自古男女授受不亲，咱们固守传统的人别坏了规矩。说这话时半坡都弄不清这个柳絮到底是男是女，时下电视里有关网络的小品不都这么编嘛，叫李逵的原来是一大三女生，叫苏小妹的一露面敢情是个白胡子老头。算了吧，就当你是“网络恢恢疏而漏之”吧，再者说了，你是谁又关我什么事，就当你是贺之舟，也挡不住我听《八扇屏》、《开粥厂》。《八扇屏》、《开粥厂》都是传统相声名段，那个时候半坡仍痴迷着传统相声。

但就是这个在网上搜索不到的“高层人物”，突然有一天给半坡发 mail 说，我们别在网上纸上谈兵了，干脆我出钱把你那些相声拍成电视吧，我看了，你写的《万小能》和《孟果断》两个系列相声很有现实意义，一集一集地拍成电视准火。半坡说你跟央视影视部主任是干哥们儿吧，说话口气这么大，我不想火，只要你能把我写的那些东西鼓捣到电视上去，就证明你是“高层人物”。柳絮说你不火我想火，我是不是“高层”也不用你“证明”，我又不是等腰三角形，我是相中你写的那些段子了，我想给你投资、赚钱。半坡说好啊，你投吧，我告诉你个地点，明天下午三点整你把装有二十万现金的黑色提包放在那儿，然后不准回头打车回家听我的消息。半坡清楚，北京人说话口气比热气球大，譬如，新买的皮鞋穿了三天开裂了，他会说，不成，回头得召开个人大常委会讨论一下，这假冒伪劣可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儿，说这话时好像他正夹着包儿往人大常委会上赶。柳絮说你没把我妈绑了吧，怎么听着这么疼得慌！

过了些天，半坡的邮箱里收到了一份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关于把相声这门艺术作为产品来开发方面的，PowerPoint 做的，写得相当规范考究，每一页右下角位置都有华海集团的 LOGO，海蓝色的标准色。

13